

推动人工智能在幼儿教育场中的「真」融合

思享汇
□冯昕圆

自去年4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以来,越来越多的幼儿园顺势投入到智慧校园的建设热潮中,不少幼儿园出现了“晨检机器人”“问好机器人”等人工智能设备,购置了可监测幼儿各项身体健康数据的“智能手环”,甚至装上为机”。

幼儿园在投放这些人工智能设备时定然有自己的思路与考量。如监测幼儿喝水量的“智慧饮水机”,或许是因为家长十分关注孩子在幼儿园的喝水情况,经常会为此询问教师。采用这种方式,不仅家长们可以透过数据精准地了解到孩子的喝水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教师的负担。然而,从中也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其一,幼儿在这种人工智能的“监测”中是否更加健康了? 幼儿园使用“智慧饮水机”的初衷是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而做精确的监测,以保证幼儿在一日生活中的饮水量达标。然而,幼儿健康饮水贵在理解喝水对人体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主动积极地饮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慧饮水机”重在检测,忽视了幼儿需要有更多尝试自我管理的机会来培养自主独立的生活能力。

其二,家长是否真的需要如此清楚地了解此项数据? 笔者在访谈了一些家长后发现,家长出于孩子健康的考虑,确实有需求想知道孩子的饮水量是否足够,但对数据的精准度则大多认为只需要知道大概情况即可。事实上,幼儿园的水杯和自家带的水壶都有额定的计量,家长可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到反馈。

其三,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是否体现了这种“人工智能”的存在价值? 喝水这件事虽然与幼儿的一日生活息息相关,但投入人工智能设备和进行实时监测需要花费的前期劳力、费用却不少。这种监测仅限于单一功能,看起来更像是跟风热潮下的“过度教育信息化”产物。

尽管幼儿园的出发点是想通过一些信息化技术手段,收集幼儿在一日生活中的健康数据与信息,以此更好地支持他们健康成长。然而,其对教育信息化的认知仍停留于表面,也就是俗话说的“形式有了,魂还没有”。我们该如何看待教育信息化在幼儿园中的落地与融合?

第一,基于核心,厘清思路。教育信息化的核心是什么? 教育信息化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有不少专家提出,“人”是教育信息化的核心。根据面向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要求,要从注重“物”的建设向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和服务转变。换言之,对幼儿园来说,更重要的是满足幼儿学习与成长的需求,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也需要能够为幼儿的成长服务。

第二,基于需求,找准定位。幼儿园教育信息化的实际需求是什么? 需要与信息化融合的点在哪里? 幼儿园管理者要基于幼儿园内部管理、课程改革与推进、教师专业成长、家园共育等多方面的现实需求来找准融合信息化建设的定位,以信息化方式来解决幼儿园中真实存在的问题。

第三,基于专业,创新融合。从学前教育的专业角度来看,什么样的信息化技术能够真正借力、使力? 如何使得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成长在这过程中实现同步发展? 幼儿园教育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并不应该只在于物联技术或是App软件的“拿来主义”,需要通过对学前教育专业的认知,了解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多元整合创新,才能为幼儿构建智慧学习的支持环境、为教师搭建智慧成长的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在幼儿教育场中的“真”融合。



近日,长兴县画溪街道长桥中心幼儿园举行“祖国华诞齐庆祝 运动萌娃同成长”阳光体育节活动,家长和孩子们用运动的方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加快农村幼儿园补短提升”系列报道④

缙云县：集团化办园，优质资源普惠农村

□本报记者 朱 丹
通讯员 杜益杰

“从2018年9月开园至今,这所新的幼儿园一步步成长起来,教育教学管理越来越规范,师资队伍日趋稳定。”去年7月,楼湘镜以“支教园长”的身份来到缙云县新碧街道实验幼儿园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助力这所民办幼儿园的起步和发展。2014年8月,杨小媛支教到前路乡中心幼儿园担任园长,该园在她的带领下于当年获评省二级幼儿园;时隔四年,她第二次支教到五云街道中心幼儿园任民办园园长。

在缙云,像楼湘镜、杨小媛这样,从优质园外调到新办园、薄弱园、民办园当“支教园长”的教师有不少。得益于优质师资的流动,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幼儿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近年来,缙云县充分发挥名园的辐射作用和名师的引领作用,以集团化办园为支点,撬动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目前,该县共有幼儿园73所,等级幼儿园比例为91.78%,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6.1%。

缙云县补上农村学前教育短板的第一步是优化学前教育资源。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谢身言逐一走访了全县所有幼儿园及教学点,对当地学前教育现状进行了摸底调查。面对民办园“散、小、乱、差”的格局,该县按照“新建一批、改建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将2011年的96所民办园调整为如今的59所。

同步进行的,是扩大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根据《缙云县发展学前教育第三轮行动计划(2018—2020年)》,各乡镇(街道)要将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实施薄弱幼儿园改造工程计划,将建设和改造重点放在乡镇(街道)以下规模较大的村、城乡接合部和外来人口聚居区,合理规划建设中心村幼儿园或村教学点。最近两年,该县先后实施幼儿园建设项目9个,其中新建项目4个、改扩建项目5个。据了解,新建的幼儿园均由品牌幼儿园来托管,“名园+新园”的集团化办园模式由此形成。

壶镇是缙云县经济最为发达的乡镇,常住人口超过10万,每年还有大量人口流入。当地老百姓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早在2009年,当地的中心园——壶镇幼儿园因其先进的办园理念和优质的办园水平被评为首批省一级幼儿园,并于2014年顺利通过复评。为了发挥该园的引领示范作用,该县尝试探索“名园+新园”的集团化办园模式,2017年建成的团结幼儿园以其分园形式开办。“分园不久前被评为省二级幼儿园,在满足了附近适龄儿童入园需求的同时,也减轻了中心园的招生压力。”园长吕敏萍介绍,现两个园区共有30个班级,容纳了当地约三分之一的适龄儿童。

新建镇中心幼儿园同样也是一所省一级幼儿园。“近年来,教师团队注重发挥乡土资源优势,挖掘本地河阳古居传统文化中适宜幼儿元素,开发了富有本土特色的园本课程。”园长梅慧丹告诉记者,随着课程的实施,幼儿园走上了内涵发展之路。作为一所优质的乡镇中心园,该园以

“名园+农园”的形式牵头成立了幼教集团,纳入了新建镇及周边多所农村幼儿园,其中亦包括民办园。集团下属各园所的人、财、物均独立,并设专职副园长,对集团内幼儿园实行管理互通、研训联动、质量同进、文化共建、项目合作、捆绑考核六大措施。据了解,全县4所省一级幼儿园均按照这一模式推进集团化办园,目前已有26所农村幼儿园成功纳入各个优质幼教集团。

按照《缙云县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该县配备配足教职工,新招聘的教师均优先分配至乡镇幼儿园,进而提高农村在编教师的比例。该县还鼓励集团内青年教师、骨干教师、高原期教师等进行流动,形成骨干教师流动考核机制,促进集团内优质教师资源实现园际共享。除了选派“支教园长”和骨干教师前往薄弱园任职,缓解其师资紧缺的矛盾,壶镇幼儿园43名教职工还自发成立了“小青鸟”爱心助教团,每月定期分头前往偏远地区的幼儿园开展助教活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面。



体验传统手工艺

日前,建德市三都中心幼儿园的幼儿在教师的指导下,体验传统织布机的使用。据了解,该园近来在手工坊里放置了传统手工织布机工具,让幼儿通过操作拉线、纺织、织布等,感受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本报通讯员 宁文武 摄)

课程“孵化”足球小将

本报讯(记者 金 澍)在刚刚结束的苍南县第二届幼儿足球表演大赛中,苍南县宜山镇官谊幼儿园一马当先,在足球操、PK赛等环节表现出色,勇夺团体总分一等奖。近年来,该园足球水平不断提升,不仅成为浙江省幼儿体育特色园、幼儿足球教学实验基地,还在省级赛场上斩获不少佳绩。

苍南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作为向当地中小学输送足球小将的“孵化地”,该园倡导“以球润德、以球健体、以球启智、以球育美”,通过玩足球、画足球、说足球、赛足球等方式,让孩子们爱上足球。幼儿年纪小,足球又是对抗性运动,不少孩子一开始都有畏难情绪。为此,该园首先

培养孩子对足球的喜爱,校园里处处渗透足球元素。运动会以绿荫足球为主题,倡议小朋友按班级身着不同国家队的球衣比赛;每间教室的外墙和走廊上都布置了足球创意作品;学校的垃圾桶和签到牌也都做成黑白的足球形象。孩子们有了兴趣,该园就组织教师开发相关课程。在台谊幼儿园,有专门的幼儿足球游戏教研活动,不同年段的教师会将自己原创的足球游戏统一展示出来。例如,大班的“猫捉老鼠”“打地鼠”,中班的“丛林探险”“听话的猪宝宝”,小班的小企鹅运冰”“小刺猬送果子”等。每年3月,该园还会组织教师开展足球PK赛,让教师们

将快乐游戏带到新疆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在游泳池体验抓泥鳅,在“地道”里上演一场“追击战”,在攀岩墙上铆足劲攀爬……近日,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第三幼儿园孩子们体验了丰富多彩的户外游戏活动。把快乐游戏带到新疆的,是衢州市实验幼儿园的教师们。

“乌什县不少幼儿园硬件水平并不差,但当地幼儿教师在教育理念、游戏教学方法方面还与教育发达地区存在很大差距。”衢州市实验幼儿园园长徐丽娟介绍,该园教师从游戏设计、活动开展和活动反思等多个角度对当地幼儿教师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指导。据悉,乌什县是衢州市对口援建城市,衢州市实验幼儿园则与乌什·衢州幼儿园结成了跨省幼教联合体。此次活动除了推广游戏教学、指导布置现场会外,还给乌什县全体幼儿园园长带去了两场专题讲座,为其提供许多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混龄、走班……幼儿科学启蒙这样做

□本报通讯员 刘 波

对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每周三是他们最期待的日子。原来,他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串门儿”去别的班级体验新奇的科学游戏。

“这种以混龄、走班形式开展的科学活动,幼儿园已经开展3年了。”谈及大力开展科学活动的初衷,园长钟鹏珠说,“科学是幼儿教育的五大领域之一,但同时也是很多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短板。”因此,该园通过加大师资培训力度、引进幼儿科学课程、开展科学小实验等途径,同时采用同年段走班、不同年段混龄等方式,开展幼儿科学启蒙教育。

每周二,该园大中班幼儿或独自,或几人结伴而行,为自己“选课”,成为

该园一道独特的风景。同一年段每个班级门口除了宣传栏上张贴着科学活动的具体安排外,还制作了“走班介绍牌”。同时,每个班级都会有一位教师介绍本班的科学活动内容,以吸引幼儿们前来体验。而幼儿要做的就是,把自己设计的名片插到感兴趣的班级。如此一来,孩子们第二天就可以到相应的班级参加科学活动。考虑到幼儿的年龄特征,小班采用了“教师走班”的形式,即每位教师把材料带到平行班级,幼儿无需走动。

“对于中大班的孩子而言,他们更愿意去结交新朋友,并在合作中加深彼此间的了解。”钟鹏珠举例说,如孩子们将红线连接纸杯,通过纸杯来玩“打电话”游戏。“这个过程中,有的孩子精细动作不到位,同伴间就相互配合、相互帮助。”据了解,不同班级的活

动内容是不同的,那么如何评价教师开展的活动? 孩子们把手中的“点赞星”放到门口就表示对这个活动满意,也表示对这位教师的喜爱。

该园每个班级还有一片“自留地”,即各个班都建立了不同元素的科学区域。比如大班段,大一班“来电时刻”探究的主题是电元素,大二班的“力大无穷”是对各种“力”进行研究,另外还有主题内容为光、磁性、空气等的班级区域。大班幼儿可以根据自己对不同内容的兴趣,选择不同的班级区域进行游戏。“互通式的科学区域走班打破了班级界限,鼓励幼儿自由、自主地选择区域活动,让幼儿有更多的机会参加不同群体的科学活动。”钟鹏珠说。

除了预约式“走班上课”、互通式“区域走班”外,该园还建立了全园混

龄式的户外科探区。利用走廊、阳台、室外场地等,该园创建了14个科学体验区,每个区域都由国产动画片中的卡通人物来命名,以激发幼儿的兴趣。孩子们每周有半天时间在户外科探区“玩”科学,如他们在“喜洋洋探秘区”发现科学奥秘,在“阿凡提科探室”开展科学实验,在“图图翻斗城”自由创作等。

“过去3年,孩子们共探究出了10个科学类大项目,开展了84个小实验。尤其是以走班形式开展的小实验,大大激发了幼儿的科学兴趣,培养了他们科学探究能力。”钟鹏珠说。



创意园